

梁启超

少年智则国智
独立则国强
进步则国兴
红初升
伏流

诗传



海茫茫，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矍矍皇皇；干将

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

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

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阎春来◎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梁启超

阎
春
来
◎
著

梁启超

诗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诗传/阎春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203-1067-3

I. ①梁… II. ①阎…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传记②诗集—中国—近代 IV. ①B259.1②I22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195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1882 年·太公	1
二	1894 年·蛾眉	7
三	1895 年·折得	15
四	1896 年·春寒	24
五	1896 年·一缕	31
六	1897 年·尘尘（一）	36
七	1897 年·尘尘（二）	43
八	1897 年·尘尘（三）	49
九	1897 年·尘尘（四）	58
十	1898 年·呜呼	65
十一	1899 年·故乡	70
十二	1899 年·十年	77
十三	1899 年·汨汨	85
十四	1900 年·目如	92
十五	1900 年·极目	100

十六	1901 年·危矣	109
十七	1902 年·梦乘	115
十八	1903 年·十年	123
十九	1904 年·皤皤	131
二十	1905 年·电灯	139
二十一	1906 年·楚兰	148
二十二	1907 年·隐几	157
二十三	1908 年·一出	166
二十四	1909 年·入春	174
二十五	1910 年·觚棱	182
二十六	1911 年·明知	190
二十七	1911 年·永夜	197
二十八	1911 年·瀛海	205
二十九	1913 年·时运	214
三十	1914 年·在昔	223
三十一	1915 年·独我（一）	231
三十二	1915 年·独我（二）	239
三十三	1915 年·独我（三）	247
三十四	1915 年·独我（四）	255
三十五	1919 年·须弥	264
三十六	1926 年·月白	272
	梁启超诗作年谱	281
	梁启超年谱简编	294

一 1882 年·太公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人。其生也，时序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即西历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为“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①。

少年聪慧，为时人及后世交口称颂。

同门师兄弟有伍庄^②者述之：“先生性聪颖，四岁就王父膝下授以四子书、《诗经》。六岁，就莲涧公读，五经卒业，受中国略史。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嗜读《史记》《汉书》，《史记》文能成诵者八九；又尽读姚氏《古文辞类纂》，嗜古文辞。十三岁后，治段、王训诂之学，渐有弃帖括之志。”^③

然甲午前，外患未著，新政未萌，犹崇科名之时代，启超固未能

① 梁启超：《三十自述》，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5页。

② 伍庄（1881—1959），谱名文琛，字宪子，又别字宪庵，号梦蝶，广东顺德人，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与梁启超有同门之谊。1904年奉康有为之命，与徐勤办香港《商报》，是其参与康、梁政治活动之始，曾为中国民主宪政党主席。

③ 伍庄：《梁任公先生行状》，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遽超乎举业范围。光绪十五年己丑科与其门兄（不详）及三水梁士诒^①同举于乡，春风妙龄，众皆艳羨，称以“三梁”。

启超天禀富厚不俟言，其所受家境熏陶，又奚能忽之。

梁家自迁入新会，十世为农，较寻常贫寒人家，略无殊异。至祖父维清，号镜泉先生，始肆志于学，半耕半读，终取秀才荣名，开诗书传家之风，贻教后昆。

血亲之于启超进德修业关系甚巨者有三。

一谓祖父。

启超祖父名维清，号镜泉，生于清嘉庆二十年乙亥，卒于光绪十八年壬辰，启超菽水承欢其膝下十又九年，沐于其爱、受于其教者多矣。

叶大焯^②《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梁氏历代世系图谱》）转录启超陈述祖父行状曰：“大父生嘉庆乙亥，生两岁而曾王母见背，比长，事继母、庶母有孝行。”^③继曰：“大父每月朔必率子孙瞻祠宇，谒祖先，遇家讳辄素服不饮酒，不食肉，岁以为常。……大父同父者八人，大父居次，实嫡出。曾王父弃养后，各分遗产，有谓嫡子宜多取者，大父不听，率与继母庶母子均，人多诵之。……若夫勤俭朴实，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严，而训子也谨，其课诸孙也详而明……”^④关于镜泉行义乡里，叶大焯亦有所转录：“甲

①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又号伯鸾，广东三水人。二十岁时与梁启超在佛山同学，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袁世凯内阁署理邮传部副大臣、大臣，参与胁迫清皇室退位活动。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1921年12月短暂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② 叶大焯（1840—1900），字迪恭，号恂予，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清同治七年（1870）进士，翰林院侍读学士，授编修，会试同考官、赞善、说写，湖北乡试正考官、左春坊右庶子、湖南乡试主考官。归里，主讲凤池书院、正谊书院。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④ 同上。

寅，洪逆披猖，我邑之遵其教者，四方蜂起，城日以困，吾乡离城仅十余里，无赖者辄思逞。大父设立保良会力为禁止，以故一乡无乱民。……村前有往来孔道，泥泞险仄，行者久苦之，以大父倡捐，人多景从，易土而石，人歌如砥。”^①

孙辈络绎，独爱启超，其自述云：“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②

启超所传述，亦可征之于弟启勋仲策^③者。

启勋《高祖以下之家谱》述云：“祖父乃嫡出之仲子，生两岁而曾祖母赵太夫人弃养。兄弟八人友爱甚笃，好学问，书法学柳公权，刚健婀娜似尤过之。最爱与儿孙说南宋故事，盖余之故乡接近崖门故也。”^④又于《曼殊室戊辰笔记》记曰：“伯兄自出就外傅以后，寝处悉随先王父。我乡有一庙宇，中藏古画四十八幅……写历史上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之故事。……每年灯节辄悬之以供众览。……上元佳节，祖父每携诸孙入庙，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高祖毅轩之墓在崖门，每年祭扫必以舟往，所经过皆南宋失国时舟师覆灭之古战场。途次一岩石突出于海中，土人名之曰奇石，高数丈，上刻‘元张弘范灭宋于此’八大字。……舟行往返，祖父每与儿孙说南宋故事，更朗诵陈独麓《山木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② 梁启超：《三十自述》，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5页。

③ 梁启勋（1879—1965），字仲策，梁启超大弟。1893年入广州万木草堂，从学于康有为。后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毕业后返国，先后任交通大学及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训育主任、中国银行驻京监理官、青岛大学教授。著有《词学》《词学铨衡》《中国韵文概论》《稼轩词疏证》六卷、《曼殊室随笔》五卷等。译有《社会心理之分析》《世界近世史》等。为著名词学家。

④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萧萧》一首，至‘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辄提高其音节，作悲壮之声调，此受庭训时之户外教育也。”^①

一谓父亲。

启超父名宝瑛，字莲涧，是一位内而仁慈，外而方正之人，孝友敦睦于家，急公近义于里，见称于乡邻。逮及教子，其言传身教皆有仪。启超尝追诵：“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情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启超等每劝勿太自苦，辄教以家风不可坏，而蠹？然以后辈之流于淫佚为忧也。”^②又曰：“先君子以幼子最见钟爱，传家学独劭。少亦治举子业，连不得志于有司，遂谢去，教授于乡。不孝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出就外傅，学业根柢，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子之训也。”^③《三十自述》更有陟彼枯帖之语：“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④

望子成龙，盖天下父母同出于一心，然视之梁父，果一语而成验。

一谓母亲。

母亲赵太夫人夙服淑誉。少撷《高祖以下之家谱》片文，可略作斑窥：“先慈赵太夫人以贤孝名，最为先祖父所钟爱。乡中诸姑姊妹多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② 梁启超：《哀启》，《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735页。

③ 同上。

④ 梁启超：《三十自述》，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5页。

就吾家从先慈识字及习女工。数十年前，儿女婚姻悉凭媒妁。人但闻此女尝从先慈习女工，则不待访问而信其德性必佳矣。至今邑中尚传为美谈。”^①

赵太夫人非唯贤孝称于乡里，抑其教子之严，亦多有故实。启超《我之为童子时》尝举一例：“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责骂且甚少，何论鞭挞。……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唯说谎话，斯断不饶恕。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不久即为我母发觉。……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问。……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已不知其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唯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② 启超铭记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一九页至第二十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93—994页。

母训，历久而弥珍。

土不厚则巨材不生，地不灵则异人不降。新会一地，风俗嘉异，士人尊师务学问，不逐虚名，仕者恬退重乐群，以竞进为耻，黎献胥尚门第，矜气节，慷慨好义，无所谄屈。启超奉庭训若纳江河之流，继良俗若受雨露之滋，其才情又恰若久蓄之春水迸发，沛然而莫之能御。

新会故老有传述曰：有客到访莲涧，启超上前奉茶，客人欲一试其聪明何如，即出句“饮茶龙上水”命对。启超不假思索，应声答曰：“写字狗扒田”。上联系新会俗语，所对下联亦为新会俗语。……既而又出句“东篱客采陶潜菊”命对，启超随口答以“南国怀召伯棠”。^①

启超《三十自述》云，九岁能缀千言，或不为妄语耶。

光绪八年（1882），启超十岁，初就童子试。时内河轮船未通，赴广州应府试者辄结伴买舟，水程阅三日，同行皆父执。一日舟中共饭，适有一人指盘中咸鱼为题，命启超吟诗，启超应声曰：

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②

举座异之，神童之名自此腾传于乡间。

① 参见《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二集）佳木《梁启超故乡述闻》，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② 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二 1894 年·蛾眉

光绪十年，岁在甲申，广东学政叶大焯，“再试广东之新会，择其髦而好学者一二人，仪范里鄙。又于郡邑考列前茅之幼童梁生启超，试以文艺，皆有条理，知其学有渊源，得自乃祖乃父之训迪者不鲜”^①。

启超以卓然秀异之表现，补博士弟子员（秀才）。

顾试既竣，叶氏“进诸生奖谕之，旅进旅退，而启超独留，长跪请曰：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②。

叶大焯赏其才，感其孝，赞其勇，遂作序并许以期勉。序曰：“夫作善降之百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经训昭然，理当不谬，区区一芹之献，不过善端偶然发露，其兴正未有艾也。”^③

启超发露之善端，初及一人一屋，一己一私，却终化一为百，移私为公，善及天下万民。

十二岁得秀才名，毋亦羨煞多少老童生！唯启超求学如饥，先后辗转就傅于广州、佛山诸儒。十六岁时入学海堂为正班生，同时为菊坡、粤秀、粤华院外生，既得专受又可旁收，渐之以日，益之以学，

① 叶大焯：《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3页。

脱颖之日殆可期也。

光绪十五年己丑，大清礼部尚书李端棻^①典试广东，启超中举，榜列第八，既而得斧柯媒媾之美意。弟仲策记云：“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苾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发，李请王做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②

斯可证之于启超自述：“光绪己丑，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焉。”^③

不唯才学路上显耀一时，抑其人格之形成、学问之进趋，也日滋著明。梁思成^④忆其父曰：“先严在学海堂不久，后与谭仲鸾及梁伯尹拟入广雅书院。因其制度于地方长官来院时，全体学生须在门前站班迎接，故不入。”^⑤一身傲骨，跃然纸上。

启超于学，向不泥顽拘墟，生就一副宽阔胸膛，爱睁眼看世界，又反躬自省求变。方当其十一岁，于坊间得张之洞^⑥《轺轩语》《书目

①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湖南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人，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戊戌政变后，被流放新疆。遗有《苾园诗存》一卷。

② 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③ 梁启超：《悼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四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276页。

④ 梁思成（1901—1972），梁启超长子，留美学习建筑，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与保护，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

⑤ 梁思成：《致在君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⑥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谥文襄，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咸丰二年（1852）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有《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传世。

答问》，深味其中，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十三岁抵段、王训诂学之藩篱引颈稍窥，大好之，遂有弃帖括之志。光绪十六年春入京会试，下第归道上海，购《瀛环志略》读之，知以天朝上国之大，仅乃浩渺世界之一隅。又见上海制造局所译西书若干种，心好之，第以无力购买，唯嗟羨而已。

是年秋八月，因同侪陈通甫^①荐引，相将往谒康南海有为^②先生，一见大服，遂以举人拜秀才为师，修弟子礼。启超自述与南海晤面之情状云：“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③

既而，梁陈二人乞请康有为开万木草堂于广州长兴里，来学者遽集近二十人，年龄皆在十五至十九之间，天真烂漫，志气踴躍。每逾午，有为即升座讲授，爬梳古今学术源流。两小时过去，讲者不知疲累，听者亦不觉倦怠，启超每每欢喜踊跃，以尾闾之居，承大海之

① 陈千秋（1869—1895），字通甫，又字礼吉，号随生，广东南海人。幼勤学聪慧，入学海堂。1891年转进万木草堂，受业于康有为，号称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曾任万木草堂学长，并协助康编撰《新学伪经考》等书，讨论《大同书》有关问题。

②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生、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南海县人，人称“康南海”。光绪十四年（1888），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二十一年（1895）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

③ 梁启超：《三十自述》，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6页。

泄，未有已也。

此为日受。又有夜游。

“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遝泛滥于宇宙万有，茫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上栖鸦拍拍起。吁嘻，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甚矣！”^①

其时，启超亦爱谈鬼神，每言及鬼神，必津津焉，虽飘乎以远，却恍如眼前，与众生相往还。其犹在学海堂时，除年之际，回家度岁，与族人兄弟扶鸾作戏，常以诗唱和应对。忽一日，乩坛问疑，得诗二首，曰：

蛾眉谣诼古来悲，雁碛龙堆远别离。

三字怨沉奇事狱，千秋泪洒党人碑。

阮生空负穷途哭，屈子犹怀故国思。

芳草秋兰怨摇落，不堪重读楚骚辞。

煮鹤焚琴事可哀，那堪回首望蓬莱。

一篇鹏鸟才应尽，五字河梁气暗摧。

绝域不回苏武驾，悲风愁上李陵台。

男儿远死何当惜，倚剑纵横志未灰。^②

① 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八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280页。

② 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1页。

万木草堂同人多能诵之，固在于其吊古忧时之君子情怀。

就学万木，无论公听抑或燕见，辄有所创获，常常退省倍觉醅醑然有味，一若暖阳之曝寒冰，春水之滋润田。启超有述作之志，体国之情，盖发轫并廓大于兹。尔乃每忆与乃师立雪向学时情形，其言语往往充满衷敬与傲岸：“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机阻，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唏嘘，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慷慨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謚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①

光绪十七年冬，启超入京与李蕙仙缔结连理。李蕙仙为京兆公李朝仪之季女，尚书李端棻之从妹。李家门第可谓上联皇亲国戚，下结百官臣僚，家学劭茂，门声清明。

启超此去温柔乡，端的让同门陈千秋既喜亦忧，乃赠诗谏喻，莫忘鸿鹄奋翮远翥之志，曰：“岂无江海志，洄荡恣游遣。苍生惨流血，敝席安得暖。”^②

乃师康有为亦寄厚望，视京门为进阶之地，结豪杰、救黎元，以图将来。赠诗曰：“道人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杰，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洄荡上天门。”^③

启超岂其苟且偷安、奔竞夤缘之人？

方二十岁之年正月，祖父弃养，至二月，启超吞泪忍痛投身会试。书香人家无不以子嗣求取功名为传家之本，故坊间多讽颂“业成早赴

① 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上]，第二八页；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4280 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 [上]，第四六页；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4426 页。

③ 《南海先生诗集》第四卷第三页，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 页。

春闱约，要使嘉名海内闻”，启超岂不冀得春闱一捷，报王父九泉之深望。属会考总裁为李菰园，又何尝不愿妹婿一举登科，乃欲从中撝掇，通一关节。启超不以为然，深却之，而终不能第。启超虽未有售，但其义节风骨若晨星昭昭然。

启超固有功名之心，却更有仁人君子忧天下之盛心。其致同年汪康年^①书曰：“仆性禀热力颇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然周览天人，知天下事之无可为，唯欲与二三同志著书以告来者。目前之事，半付之青天白云矣。”^②

斯之为言，毋亦有卷怀之意。然天下滔滔，士君子奚能忽然息影林泉！故而，半年后，再致书汪康年，曰：“启超半载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时变，退息虑而熟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以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以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犹如仇雠。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也。利源通则可为之资也。”^③ 虽为坐论，洵亦难挽江河之颓，然则指陈时事、指点江山，较之于衮衮诸公因循观望，岂不谓刚毅者慷慨有大节！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起，此乃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①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别号恢伯，浙江钱塘人。1896年设时务报馆于上海，自任经理，以梁氏为主笔。汪系张之洞旧属，受张掣肘，致与梁齟齬，至戊戌政变乃止。1899年梁复与汪通信，解嫌归好。

②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一日《致汪穰卿同年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③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除夕《复汪穰卿同年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